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項氏家說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胡容佺

項氏家說卷五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五

九穀

黍稷豆麻麥五穀也加稻粱苽小豆九穀也無麻并二豆六穀也此出炙轂子按舊說則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為九穀肺為麻肝為麥心為黍腎為菽脾為粟此出酉

陽雜俎按舊説則夏食菽冬食黍與此相反春麥秋麻中央粟則同

粟名

粱黍稷皆粟類也穀之名五而粟之類居其三故凡穀之實古今皆以粟呼之禾者穀穗之總名古唯粟穗得專稱禾亦此意也按本草稷正粟也此説爲是若黍則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與禮記月令及漢舊儀合今荆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穄者是也又一種尤

高大稈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荆人謂之討黍又謂之蘆穄此則本草所謂黍似蘆者然以秋熟非正黍也稷即穄字黍本稷之大者故二黍皆兼稱穄猶麥皆稱麥菽荅皆稱菽也粱似稷而肥美猶稻之有私也大率三種之中黍冣大故以黍冠稷粱最美故以粱配稻又按曲禮稷曰明粢即所謂粢食不鑿昭其儉也黍曰薌合則稍美矣粱曰薌萁則併其秆美之三者之高下於此可見然古稷最先出故為五穀之長貴其本

也是以月令登麥登黍登稻皆著本名獨于稷謂之登穀猶今南方稱穀惟禾稱米惟稻專之他穀皆不預也

九賦成功

鄭氏謂九功為九職之民所貢若今之口稅九賦為計口所出若今之丁錢安世竊謂大宰之九賦司會之九功司書之九正閭師之八貢皆九職之賦一事而異名爾無所謂丁錢者也雖邦國之九貢亦止於其國中就王所食之地斂其民職之賦轉買用物以充常貢未有

外其職而稅其身者也無職而稅者惰民之罰也豈得人人而施之況有職之民亦自有無稅者故閭師所督凡民獨無臣妾之貢見蔬茹之不稅也臣妾不稅而稅良民可乎特九功兼備衆民九賦止據地爲等差二者不能相備故司會以九功爲民職之財以九賦爲田野之財二者交相經緯其法始全爾今按載師所任即九賦也閭師所督即九功也且旣謂之田野之財則非以口賦明矣名公諄諄然以訓武王者毋亦珍禽奇獸非

服食器用之宜而自以異物為寳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烏可勝言哉此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以至於斿貢物貢蓋無不適於用者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至於鵕鸃名鷹亦遣使以求之何謂

正月正歲

正月正歲之辨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建丑之月為正以三月為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廵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

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安世按此所稱正月正歲蓋用周禮鄭氏說謂正月為周正正歲為夏正也其四時孟仲季月與正歲不同蓋用春秋說以夏時冠周月也然此二說皆不可用也周官正月自是夏正正歲卻是建子蓋周王所改以受朝賀故謂之正歲四時十二月實未嘗改亦不可改也春秋所書自是孔子特筆以正時王之誤明子丑二正不可復行也今魏氏乃取孔子之所非者用之不亦悖乎

牧監參伍殷輔

劉彝中義曰牧謂一州之事總七卒者監謂天子大夫為三監于其國者參謂卒正總三連之國者伍謂屬長總五國之治者殷謂衆國君輔謂列國之上卿輔其治者安世按此皆約禮記王制為說劉彝祠部安定胡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其所學有傳授而尤講于治道所著周禮五官中義多所發明故摘其異于鄭氏者記之

天官其屬六十

劉彝中義曰小宰曰天官其屬六十皆王者所用以自

治也按自財用飲食衣服次舍嬪婦屨追夏釆皆自治之具謂之治典其旨深哉

六職

小宰之六職即大宰之六典也六典之所施曰邦國曰官府曰萬民六職之所施止曰邦國曰萬民皆去官府而別以一事代之然則官府之所主即此事乎葢嘗攷之治職以節財用為主能節財用則制度立嗜慾清而後格君之業愛民之政可得而施矣此出治之大本也

是以冢宰掌之教職以懷賓客為主修文教以懷諸侯則兵革不試而禍亂不作然後民生殷富而禮俗可興此立教之本也是以司徒掌之禮主於事鬼神則和邦國諧萬民者皆對越之誠意而無貌隆情薄之弊矣政主於聚百物則邦國萬民服之正之之外不求快焉而無財殫力屈之禍矣刑主于除盜賊則禦寇而不爲寇無好刑之心也事主於生百物則化材而不傷財無興作之意也漢之武帝窮兵峻刑役繁事廣則政刑事之三

職皆廢雖興禮樂玉帛鐘鼓而已豈有直清諧遂之實可以交神明雖立學校備弟子員而已豈有偃武息民之意可以懷遠人當是時也公孫弘寶居冢宰之任專持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之說以逢長之治本既亡六職盡廢然後知周公之典不可違也弘世爲大臣多見先秦書此說必有所本禮記王制則漢之經生止據孟子所聞爲說孟子固自謂不得周之典籍則其所聞止是太史公所引之下一節上不過百里下三十

里之類而已卻無太史公上一節之説也劉彞周禮中義曰孟子謂齊魯之封止於百里然魯頌者仲尼所編乃與此經符合孟子當衰亂之時不見其書之詳也

傅别書契質劑

小宰之八成曰聽稱責以傅别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云傅别者大書一札中字别之書契者出予受入之凡要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者兩書一札同而别之長曰質短曰劑安世按質人之

職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此質劑長短之驗明矣又曰掌稽市之書契鄭注云書契者取予市物之券兩書一札而刻其側則契書之制又與質劑同矣遂人曰凡治野以下劑致甿旅師曰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鄭注云案其入稅者貸之則質劑乃為民間入稅之符驗也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鄭注云故書判字為辨辨讀為别此蓋小宰之所謂别也又曰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鄭注云以其地之

人相比近者為證此葢小宰之所謂傅也如此則傅者其人別者其書也大抵三者之制必皆相類兩券同書各執其一而大書其側中分之以為驗此券之通法也事不同故名異耳鄭氏謂傅別質劑皆今券書特事異異名其説是矣而一以為大書一札而中別其字一以為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二説自舛易故學者惑焉

八職

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法即治象之法教象

之法政象之法形象之法六官之長各掌一官之法以治其大要也正即六官之長如大宰大司徒是也貳與正同職故不言貳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成即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皆治事之文書也六官之中各掌其羣吏之成以治其凡最也凡與要相近而不同要者總歸於一凡者分總衆條如凡祭祀凡賓客凡喪紀凡軍旅每事各有一凡也師即六官之中如宰夫鄉師肆師士師是也三曰司掌官灋以治

目此項官法乃一司之專法如膳府之膳法醫府之醫法酒府之酒法司其事各掌其本司之法以治其事目也目者一事一件之名如綱之目也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常者官府之故常如今之祖例每官之中各有衆士掌檢舉祖例以點校諸司行遣文書之數或有漏落或有增添與故事不合則詰問而鉤攷之此旅下士之職也正師司旅四職先儒訓詁未明故詳釋之府史胥徒四職自明不假重說

疾醫

疾醫三訣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此今醫家之望與聞也兩之以九竅之變此今之問證也參之以九藏之動此今之切脈也但古以為三今以為四耳

鹽人

劉彝中義曰有刮於地而得者苦鹽也與玄酒明水同意有風其水而成者飴鹽也產於中土其味甘有熬其波而出者散鹽也又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于鹵而結

者煮鹽謂鹽之陳者其色黑或化而為水用火煉治則潔白如初

掌舍

劉彝中義曰梐枑以衛車宮車宮以衛壇壝壇壝以衛天子之會同為帷宮於其所以待王之休息葢四者合而為一宮也

掌次

劉彝中義曰案牀也以為王位安世按此牀則今之御

搨也

内小臣

劉彝中義曰内小臣奄上士四人王后之尊亞王一等而傳其命者止於四人六宫六寢之奄士寺人内豎共不過二十人三代禮樂惟周爲備而其定制乃如此

六書

古製字之初民俗尚朴有形者用其形則謂之象形日月之類是已無形者象其事則謂之指事上下之類是

已其後事物之象不能盡象其形也則取其形之類者配聲而呼之謂之諧聲如江河皆水之形而以工可為聲也不能盡象其事也則取其事之類者配聲而呼之謂之轉注言同出一事轉生異名焉如耄耋皆老者之事而以毛至為聲也又其後也合數字而為一字則謂之會意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之類是也借一字而為數字則謂之假借如使令人之令為政令長短之長為長幼是也凡制字之法盡於此矣後之作不可以有加矣後世俗書

多用諧聲轉注之法以增廣文字凡字之偏傍古所不用者一皆增之如云之增雨為雲原之增水為源夫容增草為芙蓉番易增邑為鄱陽則凡天下之物皆以諧聲之法寫之矣奉共皆增手為捧拱昏因皆增女為婚姻告戒之為誥誡次且之為趑趄則凡天下之事皆以轉注之法寫之矣故古人通用之字假借之法一切盡廢而字書充牣至不可勝載矣

予嘗謂俗人書字專用諧聲轉注王介甫說字專用會

意其精粗雖異皆墮於一偏也六書雖六其實三也象形指事皆以形為之諧聲轉注皆以聲為之會意假借皆以意為之天下之理盡於形聲意而已三者又出於二形之中象形屬形指事屬意聲之中諧聲屬形轉注屬意意之中會意屬形假借屬意凡有者皆形也凡無者皆意也然非聲則形與意皆無自而達則二者又同寓於一矣有聲然後有字字則聲之形聲則字之意一亦何嘗不二哉

祈珥

劉彝中義曰肆師之祈珥小子之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羊人之祈珥共其羊牲犬人之幾珥用駹珥字皆當為衈之誤祈謂求福衈謂止災

變几仍几

劉彝中義曰司几筵曰吉事變几謂吉祭王在室則設几於胙席從王所在變而旋設之也凶事仍几謂不知其神祇所在凡其位處皆各設几如顧命之四仍安世

按鄭氏謂變者每事各設仍者朝夕同用一几與此正相反

大合樂

劉彝中義曰大合樂之本諸儒未有達者夫陰陽日月之精氣也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以十有二合為十有二管自陰生至於冬至凡六管之長短皆陽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陰合陰合於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自陽生至於夏至凡六管之長短皆

陰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陽合陽合於陰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所取者天地之中聲所候者陰陽之和氣而人又以天地之靈氣備其樂德於中五常富於内則五聲和於外乃以五聲正其八音乃調八音以興六舞假先王道德之音容爲人主中和之至德故能致鬼神而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説遠人作動物也

六樂

劉彞中義曰凡樂以律為宫則以吕為升歌之宫以吕為宫則以律為升歌之宫陰陽之氣合則宫商之聲和也黄帝之雲門以黄鍾為宫高陽高辛同之至堯咸池始以大蔟為宫舜大磬以姑洗為宫禹大夏以蕤賓為宫商大濩以夷則為宫周大武以夾鍾為宫

六變八變九變

劉彞中義曰六變八變九變皆合先代之樂圜鍾為宫周樂也以仲吕為商函鍾為角南吕為徵應鍾為羽而

升歌以無射為宫馬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商樂也以夷則為宫無射為商而升歌則以仲吕為宫馬雲門黄帝之舞也此合三代之樂以祀天也函鍾為宫者夏樂也升歌則以㽔賔為宫大蔟為角者周樂也無射宫之角聲也南吕為羽者黄帝樂也大吕宫之羽聲也升歌則以黄鍾為宫咸池堯之舞也此合四代之樂以祭地也黄鍾為宫者黄帝之樂大吕為角者舜之樂大蔟為徵者商之樂應鍾為羽者周之樂九徳九韶者

舜之歌舞此合四代之樂以享宗廟也六代之樂未有不旋相為宫而成聲者先儒妄謂祭尚柔無商聲以惑後世景佑樂有四清宫以旋相之管無射為宫黄鍾為商㕔大君小為逆故折半黄鍾之管以為清宫

環拜以鍾鼓為節

環拜者環四方而拜則明堂之位方明之壇圜丘之祀也環三方而拜則天子三朝之庭也

合陰陽之聲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其法與易之六位世應納甲之六辰及斗之所建日月之所會皆相應不差今略疏其法如後陽聲黄鍾子與陰聲大吕丑合在納甲為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在天為斗建子而日月會於星紀丑斗建丑而日月會於玄枵子今陰陽家所謂子與丑合也陽聲大蔟寅與陰聲應鍾亥合在納甲為乾二甲寅應坤五癸亥在天為斗建寅而日月會於娵訾亥斗建亥而日月會於析木寅今陰陽家所謂寅與

亥合也陽聲姑洗辰與陰聲南呂酉合在納甲為乾三甲辰應坤上癸酉在天為斗建辰案原本脫斗建二字今補而日月會於大梁酉斗建酉而日月會於壽星辰案原本脫此三字今補今陰陽家所謂辰與酉合也陽聲㽔賔午與陰聲林鍾未合在納甲為乾四甲午應坤初乙未在天為斗建午而日月會於鶉首未斗建未而日月會於鶉火午今陰陽家所謂午與未合也陽聲夷則申與陰聲中呂巳合在納甲為乾五壬申應坤二乙巳在天為斗建申而日

月會於鶉尾巳斗建巳而日月會於實沈申今陰陽家所謂巳與申合也陽聲無射戌與陰聲夾鍾卯合在納甲為乾上壬戌應坤三乙卯在天為斗建戌而日月會於大火卯斗建卯而日月會於降婁戌今陰陽家所謂卯與戌合也大抵斗常左行日月常右行乾主奇月自子左行坤主偶月自未右行則凡陰陽相合之位律呂相生之法無不應者凡此皆理之自然者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劉彝中義曰開龜者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然後燋之其下甲中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横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去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而燋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

寤夢

周禮占夢之官掌占六夢其一曰寤夢解者不得其說按孔子家語云天災地妖所以儆人君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以此觀之

則不寐之時恍惚獨有所見如狐突之見其太子者古人皆名為寤夢也理既到而語亦精古人之工於命物如此

六祝六祈九祭

大祝曰六祝者祭享祀之祝辭六祈者特為一事祭而祈之也九祭當是宗廟皇尸祭食之法是以大祝掌之尸坐祝始命尸祭韭菹曰命祭上佐食取黍稷及肺授尸兼祭曰衍祭衍者多也次賓羞羊燔尸祭之曰炮祭

賓尸依𣪘序徧祭曰周祭振擩絶繚同鄭說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尸曰共祭

肅拜

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

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其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人揖則婦人之拜安得謂如今人之伏此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為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

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

太史内史

劉彛中義曰太宰以八柄詔王而内史又以察太宰之中否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又曰太宰之建六典以行於邦國太史之建六典以傳于後世

巾車

劉彛中義曰巾車后之五路與王之五路相備錫面朱總與錫樊纓相備勒面繢總與鉤樊纓相備彫面鷖總

與象路相備具面組總與革路相備組輓與木路相備喪車五乘自王至士無等降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素車大功藻車小功駹車總麻漆車服車五乘上得以兼下則獨備五車矣貳車各從其命數孤六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矣所建旂斿如貳車之數

師都之名

司常大閱之制曰師都建旗注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州官互約言之大司馬茇舍之制曰帥以門名

注軍將也縣鄙各以其名注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以號名注食采地者鄉以州名注州長至比長也野以邑名注公邑大夫也安世按鄭氏注文則司馬之所謂師即司常之所謂師都也許氏說文亦以師都為率都率即帥也其辨明矣至於治兵之制乃曰軍吏載旗注諸軍帥也師都載旜注遂大夫也鄉遂載物注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野載旐注郊謂鄉遂之長縣正以下野公邑大夫也百官載旟忽於師都之上加一軍吏而鄭氏之注始雜亂而不能通矣安世按鄭氏謂有軍衆者畫異物今軍

吏載旗故知其為諸軍之帥無軍衆者載帛不畫今師都載旜鄉遂載物故知其為無所將以此推之則司常大閱之制是鄉官自為將而王官不為將之法故不别除軍吏也司馬治兵之制是王官為將而鄉官不為將之法故别以軍吏載旗於師都之上移師都鄉遂以載孤卿大夫士之旜物移孤卿大夫士以載縣鄙之旟蓋兩易之也皆為不可豫定故因一時之教各習一法其於官名非臨時設也鄭氏不察遽改司馬之師都鄉遂

別為一說礙而不通師都止當依司常說為鄉遂之大夫鄉遂郊野止當依司常說為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理自明不煩改易蓋郊即鄉也野即遂也鄉遂以官言明不為將所以載物郊野以民言明別將將之所以載旐百官孤卿大夫士各將所食采地之兵所以載旟凡此皆可見鄉官皆不為將而王官皆為將矣

師都建旗

周禮師都建旗說文曰率都建旗然則師字本作帥字

也

皆畫其象焉

劉彞中義曰皆畫其象畫亦書也書小畫大大則可以遠見曰事曰號曰名皆書於旗額旞與旌皆繫於旗上所謂注旄于干首也

五隷

劉彞中義曰積任搏執煩辱牽徬者皆其罪之所宜也養鳥獸牧馬牛與獸言者皆其俗之所習也彼皆必死

之人既復生之又衣食之因其所能以盡其用故可以守王宫野舍以為腹心之衛聖人於萬民各極其宜者如此

柞氏

劉彝中義曰柞氏之攻草木選材以資木工天官所謂飭化八材也夏至陰生則刊陽木之陰以去其所不足者以火養其所刊則可以齊諸陽冬至陽生則剥陰木之陽以去其所不足者以水養其所剥可使齊諸陰春

秋二分陰陽之氣均木之理亦然當以火養其陰水養其陽則化而為一以為器則固也

大行人

先儒謂六服各以其歲而朝循環以行四時之禮則為要服者凡二十四年而後徧於朝覲宗遇將何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乎葢卒正連帥旴總之國每歲各隨其服分為四時之朝多寡之數大約相等六服四時各獲朝貢遠者國多故歲多而徧近者國少故歲少而徧也

司儀

劉彝中義曰聖人雖能役使四方來朝然不敢獨當其尊故朝於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會於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既拜則又設方明於壇上而祀天地四方以告其所以會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已也

掌客

劉彝中義曰掌客曰掌賔客之牢禮其別有五王不巡守會諸侯而饗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

大夫士庶子二也諸公相為賔三也侯伯相為賔四也子男相為賔五也

用龍用將

周禮王人之事全龍瓚將先儒注釋其説不能盡通按說文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諸侯用瓚三玉二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龍字當為駹字將字當為埒字矣

矛殳

矛冒也刃下冒矜也長八尺曰矟馬上所用唐六典謂之漆槍木槍制長則步兵用之又有曰幹槍羽林所執樸頭槍金吾所制樸頭即殳也

宣欘柯磬折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說不通予按爾雅云斲大六寸謂之宣今半矩為宣則矩當尺有二寸宣當六寸也一宣有半謂之欘則欘當九寸也一欘有半謂之柯則柯當一尺三寸有半也下文有車柯長三尺與

此不同者此常柯也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則磬折當二尺餘四寸之一也鄭氏謂磬折為人折腰自帶以下長四尺五寸非也謂折腰如磬則可不可以磬折為腰也
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以一矩為句一矩為股其兩頭相直處正當一矩有半然不能言矩之長短今以此法推之尺有二寸為一矩則一句一股各長尺有二寸其兩頭弦上當一尺八寸是為一矩有半矣如此則其磬內折處正當二尺適與此一柯有半相合是

為象磬氏之折又明矣蓋磬股之博六寸磬句之博三分去一為四寸磬氏為磬句處為股今取磬內一面曲折量之股長一尺二寸除四寸為句博所侵止有八寸合句之一尺二寸是為二尺也

項氏家說卷五

項氏家說卷六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六

朝覲

朝以行禮覲以獻功行禮則異等衰辨儀物盛朝會之禮以示衆庶故君於外而立臣分班而見也獻功則面南而聽治北面而致之故受之於内而一其向也朝者

正禮之名覲主於見而已或以明堂位天子當依而諸侯分班遂疑曲禮為夏商所作此漢儒迶辭也明堂位之辭不可盡信但亦當存之以備參攷爾

王制

王制之言爵禄取於孟子其言廵守取於虞書其言歳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餘必皆有所授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為一書將以

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説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强為之説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祫禘

一歳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毁廟之主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之薦爾三歳一祭曰祫所以待既毁廟之主自天子至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太祖之廟可以藏毁廟之主也五歳一

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蓋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祫祭之禮

太祖之獨東向者何為祫祭設也祭之有祫者何為毀廟之主設也凡廟室之户皆南向而其主皆東向自天子至於士自七廟至於一廟凡廟之主無不東向者蓋不獨太祖為然也惟祫也合羣廟之主而坐於太祖之

室前堂上則其勢不可以皆東向於是惟太祖一位東向而餘皆南向北向坐於其次所以便合食稱事宜而非宗廟設主之常禮也故曰太祖之獨東向者為祫祭設也凡宗廟之制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定數數溢則廟毀廟毀則祭不行其始也一歲不祭猶之可也再不祭則思之矣三不祭則子孫之心有不忍焉然其室既毀則雖有欲祭之心亦無所設為其主之藏於太祖之夾室也於是即太祖之室前堂上出其主而竝享之使未

毀廟之主皆列於其下以復其尊之舊每三歲而一行之所以教子孫尊祖念遠示無終絶之理也故曰祭之有祫為毀廟之主設也凡東向與祫之義其本葢如此爾而世之儒生乃用漢人自為祖之法據東向之尊以卻毀廟之主而欲以擬周人之祫祭則可謂不知本之甚矣昔者湯武之有天下也不敢自以為尊而推本於遠祖之稷契而為之廟故自稷契而下毀廟之主皆得以合食於前而其禮無所不便此祫祭之所以可行東

向之所以可居也自秦人初并天下以為位自我始而無與於祖先也漢人因之遂自為太祖而父祖高曾皆不得與我共食則祫祭之亡久矣尚何東向不東向之足議乎然而在漢人之說猶可行也彼自以為漢祖當東向不當有先漢天子當尊不當有父祖故自太公以上皆不列於太廟非太廟則無毁廟之主非毁廟之主則不得預於祫祭之儀故在其時雖獨東向猶可行也至魏晉以來則不然矣有天下者皆行追王之禮立四

親之室以為太廟其廟之號為祖其主之號為帝則比之漢人既列於廟矣有列則有毀有毀則有祫祫則必祭凡毀廟之主可也而其始為天子者猶用漢法以巳為祖而不以祖為祖於是四親之廟迭毀之後皆無所置之以藏主則無其室以祫食則無其位盡出其高曾祖父於他所而獨留其子孫於夾室與之共食而曰此三代之祫祭也此太祖東向之禮也雖甚無禮者知其不可行矣子孫雖桀紂幽厲以其嘗為天子皆得與我

合食父祖高曾雖有隱德餘慶以其本無名位不得與

我合食是直以富貴爲去取爾豈所謂報本反始之義

哉是故用漢人自爲祖之法則不可以行周人祫祭之

禮行周人祫祭之禮則不可以用漢人自爲祖之法是

二者如緇之與素薰之與蕕決不可同年而語也

八政

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異别注不能通

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

徒所領以任民者也異别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律中太蔟

劉原父曰黄鍾子位北方當一陽生之月故水數一黄鍾下生林鍾未位南方當二陰生之月故火數二林鍾上生太蔟寅位東方當三陽生之月故木數三太蔟下生南吕酉位西方當四陰生之月故金數四南吕上生姑洗辰位東南當五陽生之月故土數五此皆自然之

數也

羣鳥養羞

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説者惑之作夏小正者又以為丹鳥羞白鳥愈滋甚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鷃鳲鳩雁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

侯不亦可乎

皆從其朔

禮運從其初從其朔注皆以爲初安世謂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陳其犧牲至是謂大祥

海陵查許國五經小傳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祜於時未祭也知其必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

踐之節退而合享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政禮

禮運曰夫政必本於天又曰夫禮必本於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殽以降命其言禮亦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於禮言禮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貧儉

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而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於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矣儉者約於己故猶為近仁貪則加於人故不得不去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奪人馬得為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播五行於四時

按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此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干於六支為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為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為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巳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

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也正謂支干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故仁者天地之心也

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

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葢出於此

卜筮蓍侑皆在左右

古之聖王豈溺於淫蓍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燠之源故攷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察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

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又曰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二者異乎不異曰不異氣始於天形生于地而天與地即太一之所分也古之人懼人之外天地而求太一也故曰本太一也分之則為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

禮時為大至稱次之

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
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

有經而等也

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為文以不同為節同而不
變謂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
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外八條
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為對
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摭為對脫簡誤在章末耳討去

也摭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等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少為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

天子存二代之後

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非也果尊賢何可限也世變不過三忠質文是也彼存其二而吾行其一則二變備矣其天子之禮物與今同者固不假存亦不可存也禮之必變何也曰天運人情

物俗至此皆變義不得不從之而變也變之必三何也曰始而野中而法終而文天地之常禮也凡一日一歲一物一人一家一國皆然其終也必復始焉一固不得不至於三而三亦不得不復歸於一也然則蘇子所謂天下之勢日趨於文無復忠之理者奈何曰是未嘗貫察世變而姑騁其辭以葢之爾蘇子之家其祖雖生於三代之後何嘗不樸至明允而質具至瞻與由而文極矣若如其言其後子孫之文又當復出其上百世之後

不知文章當至何地此不待辨而明者勿論可也其實秦漢以後無周孔以承其變各因其世自為文質若擬之於古山野則有之吾未見其文也

不友無禮于介婦

注云衆婦無禮則冢婦不友之也此于義不安當連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陵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

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朝日

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

皮弁視朝

沙隨程迥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沿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衮冕為然欲其專精誠以享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字者配之猶祭天帝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說非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子祖孫之間豈以名位為尊卑若謂周人如此則后稷何以止稱虞朝之官公劉何以止稱商人之爵后稷為太祖成王以郊禮事之孰謂不以卑臨尊耶父尊子卑祖尊孫卑久矣豈區區之稱號所能相臨耶然則追王何義也曰義當追王也周之王業實起於太王去戎狄而入中華變陶穴而立宫廟商道既衰人心歸之商因其盛命之為

伯奄有西土役服諸侯王季文王世修其業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因之以得其一推本而言實始翦商肇基王迹非三王而何周公武王創為追王之禮以著三王之勲得其義矣若宗廟之祭則后稷不王不害于配天初不以是為尊卑也後世惟司馬晉與周相類懿師昭相繼開迹而炎起承之不容不追帝三世也事之邪正雖異而業之制襲則同彼謂不以諸侯之卑而臨天子者秦人忘親尚勢之說而漢儒因之遂謂苟不稱帝

不可入廟此叔孫通所以不祀太公豊公於太廟也而謂武王周公為之乎

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淳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也

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此祭義之文也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

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為仁敬長為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伯為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伯爾由桓文

以前案桓文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文今更正堯舜之四岳夏商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為二伯成王時太公為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為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攷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一畝之宫環堵之室

檀弓曰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詳其詞意則宫以地基言之室以屋廬言之也

項氏家說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項氏家說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顔天相

項氏家說卷七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七

曾是以為孝乎

陸氏釋文曾音增則也皇侃正義音層古之音層者訓重舍之音層者訓嘗皆于此章文義不協及觀徐鍇說文繫傳有作前增反者辭之舒也葢直以為發語之辭

則雖層音亦通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徐鍇曰乘車當中一曲輈以木為衡是縛軏于上別鑽孔縛之大車雙直轅衡輗都縛之不鑽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

周禮儀禮米數以米斛為筥十六斛為秉禾數則以二石為秉四秉為筥𦈢秉筥之字雖同而數則異也按徐鍇說文正引論語以五秉為禾數曰百二十斤為䄷二

百四十斤為秉四秉為筥正與二禮同然則與之五秉為禾十秅耳

子謂仲弓曰

恐此只是如子謂子貢曰之類葢與之言耳非論仲弓也語意亦與仲弓問政章同若論仲弓則不當加曰字但當如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之類而已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多見而識之

漢書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古文識皆音志

子疾病子路請禱

釋文云此章無病字按古注至子罕篇子路使門人為臣章始解病字則此有病字者非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朱氏云偏反翩翻也按曹娥碑云睥睨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則作翩翻也久矣

孟子道性善

荀卿子之攻孟子也其說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貴聖王興禮義矣嗟乎荀卿子此言誠乃釋老氏之學之病矣特施之孟子子思則為過耳孟子子思其于遵先王之法服禮義之教至明且習也彼荀卿子者習聞其說而未讀其書輕于立論勇于毀人而不知併其天地父母之性而自毀之也然其所謂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則足以一言而蔽釋老之學而後之儒

者欲攻二氏者皆莫之及也嗟乎卿亦豪傑矣哉

本荀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偽非生于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耶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于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豈人之性也哉由是推之謂隆禮由

義為僞其說實出荀子又非十二子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劇繁多也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五行仁義禮智信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卿嘗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子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救弊故言僻違無類按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講猶猶豫也瞀暗也嚾嚾喧囂之貌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厚垂德厚也是則子思孟軻之

罪也由是推之惡言理性讀中庸其説亦出荀子適世之有是説也作本荀説

使畢戰問井地章

安世妄意上章兩節皆當在畢戰章内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此一句在上章辭義不倫移置下章乃與分田制禄井地穀禄君子野人之語相入又自設為庠序學校以下亦當移在下章百姓親睦之後方與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兩句相應且其末云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子謂畢戰也不當在上章明甚下章云子之君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又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其辭義皆與此同非畢戰而何凡對大國之君稱王對齊梁是也小國之君稱君對穆公是也大夫稱子對戴不勝是也此孟子書法也熟讀當見吾言之不謬

圭田

古者圭田五十畝自卿以下同等今之職田因職之貴賤而為之多寡非古制也慶元丙辰在金陵見陳之純所作時議恐前輩已有此說

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

息者止令不作也距者止令不行也邪與偏人所共見非狷介忮忍者不能為之故止之足矣至于淫辭以放蕩無法為大方其言理若甚高而實便于俗以故能陷溺人人喜由之與邪説詖行者不同故必屏而放之不可與同中國如放鄭聲亦以其聲之淫亂人也若遁辭則唇吻反覆之士閭巷之自好者皆知恥之故待之以不足問

附庸

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削漢王葢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别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枝郡為屬城也此說卻通

換字

換字之法雖賢聖之文亦然葢語勢當然非必有意也特文士推演之遂至于艱深爾以吾我二字言之先言我字則以吾繼之我以吾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

先言吾字則以我繼之使吾二婢子夾我吾喪我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于我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此以我繼吾與予也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此以吾繼我也

用韻語

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游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

古人垂訓多用韻語亦欲其易記也又文字整齊聽者易曉如大禹之訓及洪範等書可見凡官箴及盤杅几杖之銘皆然

古之卜筮專用韻語至今猶然易之爻辭象辭左氏傳所載繇辭史記之龜策傳焦氏之易林東方朔管輅射覆之辭及今之籤詞課詞皆韻語也

伊訓太甲旅獒命語多對偶或用聲律葢欲其分明瀏亮便于人主之聽也

帝王稱宗

高宗出商書中宗出周書獨世宗未知何據按列女傳謂宣王得姜后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則世宗宣王之廟號也古文世與太通故太子為世子太叔為世叔樂太心為樂世心世宗即太宗也漢文帝既為太宗故武帝為世宗高帝既為太祖故光武為世祖然則周家當以武王為太宗故宣王為世宗耶

春秋書居書在

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日月食

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以其相當也兩不相當則不食相當而不盡正則隨其所當之深淺而食正相當則食之既相當而氣虧者食苟不虧則亦不食

兵法

左傳蔿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轅左追蓐挾輈而戰以轅為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為兩四兩為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李以為挾輈之士一偏為五十人一兩為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

又曰鄭子元繻葛之陳為左右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

宋前偏與今左傳刊本作先偏有異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二拒翼也周制

偏車二十五乘伍百二十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其衆多而備之謂乎

又曰夫差陳于黄池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十嬖大夫一將軍三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此所謂方陳也

又曰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陳其本諸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强半與吳杜預以為與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

古今注物名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鯨之雌者曰鯢螻蛄一名鼫鼠螢火一名丹良𥻆戟殳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金吾棒也御史大夫執金吾以銅為吾黄金塗兩頭守尉以木為吾用以夾車輻稻之黏者名秫禾之黏者名黍亦謂之穄以上出崔豹古今注取其切于經史者表而出之

論誠敬

安陽韓彰守夷陵秩滿過荆謂項子曰彰幸甚得事頤正郭先生于夷陵聞教多矣項子曰先生之言云何韓曰先生言子思但言誠而程子乃言敬敬故其弊多欺誠則不欺矣項子太息曰嗟乎是在子思之書而先生不知察耳夫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先生將使學者以天自居乎將使之修人道而後至于天乎若猶修之則必有事矣子思之首章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修道之方也誠之者人之事也人之道也名之曰敬可乎不可乎他曰夷陵張昌基來項子問之曰郭先生謂程子言敬不若子思言誠有諸張曰有之項子曰立之以為如何曰天下之至言也項子曰立之素豪士不柰程之所言敬何吾固知立之之以為至言也子以為行子之欲嗜酒好色無所矯揉而以為誠乎將樂循禮義無所勉强而以為誠乎使吾胸中樂循禮義則誠固未嘗不敬

也而又何恃焉吾苟未能樂循禮義則必將戒謹不見恐懼不聞以持之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以修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勉之此皆子思之説也敬乎不敬乎夫安而行之生而知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古固有之矣然豈後學之所可自居哉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則非敬不可也決藩籬破繩墨而放一世于猖狂恣睢之地者必子之言夫或曰子之言敬辯矣昔元城劉先生問于司馬文正公公教以誠曰當自不妄語入然則文

正之言非歟項子笑曰予亦嘗聞文正元城之風乎程子之敬猶有所謂春風和氣者焉世之人已畏而惡之矣使其立于文正元城之側見其張拱而徐趨正色而危坐則其惡言誠字當又甚于敬矣大抵苟有自恣之心則凡視聖賢之名敎國家之法令以為與真情相妨也而獨敬之一字哉項子曰世人喜言任真故多借誠字以自文此不但不識誠亦不識真也以無禮法為真情此語出自莊老而乃極盛于魏晉之時大抵治世之

人好禮法亂世之人樂恣睢故自戰國以來學士大夫多以禽犢自處凡仁義禮樂忠臣孝子皆以為失性害情之具此孟子所以哀其自棄自暴而發為性善之説也孟子言人之情人之才皆可以為善人之心皆有辭讓羞惡而魏晉之言真情者禮法廉恥皆不預焉惟裸飲而褋坐者為近之嗟乎孟子以堯舜為性而晉人乃以禽犢為真其自待如此尚可與之論誠乎哉

論鬼神

不能盡倫則佛然後聖行不慊于心則鬼然後神此說為治己者言人倫無相保之樂則民歸于佛賞罰不由于功過則民聽于神此為為政者言

儒者非不知信鬼神但儒者以為當誠心謹行以事之小人以為當賄賂酒肉以結之爾儒者非不信災異但儒者以為當恐懼修省以消之小人以為當巫覡章醮以治之爾人但能以立朝事君之說還治其家則言鬼神者必不曰當用賄賂酒肉言災異者必不曰當用巫

覡章甚矣凡言怪神者中國少而荆越多城市少而村野多衣冠少而小民多富室少而貧民多主人少而童僕多男子少而婦女多晝日少而暮夜多月夜少而晦夜多蓊非愚則暗也

韓子作原鬼謂有降而為禍者有降而為福者有降而莫為之禍福者其說似矣而未究也項子為足之曰二氣氤氲與人相乇其狀千萬而義止于四有人先而鬼後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人召之也有

鬼先而人後者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者鬼告之也凡此類者降而為禍福者也有人病而疑于鬼者隨五臟之病氣發為色聲形象接于見聞通于夢寐若此者疾間而止無所召也有天病而疑于人者隨五行之戾氣發為妖孽青痾降于國野觸于人物若此者氣定而止無所告也凡此類者降而莫之為禍福者也是四者各有所從來而韓子混然言之若以為無定理而不足問者此韓子詩中所謂硬語也非真知情狀

者也或曰子之言若是乎曰未也此鬼事也非人事也鬼事則知之而已人事則當有以處之處之奈何曰處人病者醫而止耳餘三者惟德足以處之方三者之始至也固莫定其為誰何也不可曰是天之病而無預于我也是誣天也又不可曰是天之所告而我無如何也是棄天也君子必悚然曰我之罪也作不善之所召也恐懼焉修省焉禍消變止而後即安故堯必憂水湯必以旱自責宣王必側身修行孔子遇迅雷風烈必變皆

所以畏天命敬鬼神也故鬼神之變三而君子之道一
此說明而後孝敬之行興淫巫之禍息不然但如韓子
之所云者則愎而已矣其誰肯信也

項氏家說卷七

項氏家說卷八

宋 項安世 撰

說事篇一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為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做之作畔牢愁蓋

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

九歌

按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一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魈五郎即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之號也劉禹錫論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神與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陽澧浦則其說葢可信矣漢谷永言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則原之九歌葢為是作歟

節序說

俗言端午為屈原七夕為女牛皆附會之說也大率人情每兩月必一聚會而月必用陽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教示尊陽也是故正月則用一日三月則用重三五月則用重五七月則用重七九月則用重九皆取陽月陽日獨十一月用冬至蓋陽生之日亦重陽也書之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皆正月一日之名也詩之溱洧秉蕑論語之暮春浴沂皆重三祓禊之俗也然則

節序之立古矣

招魂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此二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又帝命也謝不能此三字又巫陽對也復用巫陽焉此一句又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為正之葢掌夢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欲急還其魂故併命巫陽曰汝必自筮而

自予之苟待掌夢則恐不及事此殆作者之本意云

戰國策

戰國策辯士之所作也故其書尚詭而貴客

戰國策目録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言詐之便而諱其愚言戰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漢初即位之禮

即位之禮有二君薨世子定位于初喪此柩前之位也如召公畢公立康王于殯宮衞彌年扶適子就位于喪次皆所以定統緒一人心此則家老大臣之事也諸侯三年之喪畢以士禮入見王賜之命而後即諸侯之位此朝廷之位也如高宗諒陰三年而後出令太甲居憂三祀而後冕服此則嗣君之事人子之所自盡也漢景帝始短父喪可謂薄于親者然猶已葬釋服而後書太子即位于高廟又三日而後受皇帝號則猶用古者居

喪稱子除喪即位之禮也其後武帝亦以葬後三日即位率以為常葢去古未逺雖甚變之中猶有不變者存及其既逺雖有志于古者亦眩于所傳而不能自決矣

州郡縣學

州縣立學自秦而下莫知其所從始按華陽國志漢孝文帝末年廬江文翁為蜀郡守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于是巴漢從風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

之始也則郡國文學葢始于此又益州治蜀郡文翁所立文學本在城南後漢永初後遇火復立而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乃更于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則部刺史于所治别自立學又見于此又成都縣為蜀郡治所廣漢馮顥為令立文學學徒八百人則雖郡治所之縣亦自置學又見于此大柢部刺史所治郡凡三學曰州學曰郡學曰縣學漢去古近故置學之多如此而皆自孝文及文翁始孰謂文帝不喜儒術哉

淮南子

淮南子繆稱曰天有四時人有四用視而形之莫明于目聽而精之莫聰于耳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淮南此語必古之遺言也

明月珠

高誘淮南子注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張衡西京賦流懸黎之夜光左思吳都賦曰隨侯于是鄙其夜光據四家之

説則隨侯明月懸黎夜光一物而四名也班固西都賦曰隨侯明月錯落其間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乃是四物非一物也

詩賦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閎麗唐至于本朝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于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嘗謂賈誼之過

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為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字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為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復變為詩皆賦之變體也

史記

史記十二諸侯乃列十三國者秦後為帝作本紀矣故從世家稱十二諸侯猶六國列七國而稱六也或謂子長擯吳非也陳表而杞不表吳表而越不表皆以譜牒

無傳爾二國竝有世家亦非黜之也曹世家不見于自序而附于管蔡者皆母弟也如趙王遂附楚元王世家也

伯仲季

沛公兄弟葢以伯仲季為名稱及其貴也乃獨以為字而改名曰邦爾方為亭長時何邦之云兄仲為代王遂名曰喜長兄伯不復有名父公母媪亦不加文可見古人之實也

陰陽家說二章

言六壬者用天官十二神以貴神之前五神騰蛇為奉車都尉朱雀為羽林軍六合為光禄大夫句陳為將軍青龍為左丞相貴神之後六神天后為後宫采女太陰為御史中丞真武為後將軍太常為太常卿白虎為廷尉天空為司直其所稱官名大抵皆用漢制又姚氏易載太一七十二局法稱雉始鳴為野雞始鳴避漢諱然則凡方技之學皆起于漢也

言太乙者皆出易乾鑿度九宫之說一坎九離三震七兊二坤四巽六乾八艮即劉度所謂河圖也十神太乙皆用蹉宫移坎一于乾移艮八于坎移震三于艮移巽四于震移離九于巽移坤二于離移兊七于坤移乾六于兊凡八卦皆退一位或云地闕東南移九以鎮之或云乾統天故移一于乾皆未知其孰是也唐天寶中蘇嘉慶始奏九棊太乙法又曰九太乙天元玉策又謂之九奇太乙其法皆用正宫然則十神九棊自是二術也

按其一以五將十神更治迭遊為吉凶其一以九神飛直為禍福一皆天神一皆地祇一主十二野則似是漢法一主九州則唐法也綦氣奇三字不同以天元玉策攷之則其神九位之土祇又云以十神行天之九室以九奇行地之九室則所謂奇者安知非祇字術士多不知書又喜詭祕故轉為綦奇亦或然也

同年兄弟

進士稱同年兄弟初謂起于唐世按應劭風俗通言後

漢人伍世公與段遼叔同歲及守廣漢先舉其子後守南陽又以與蔡伯起同歲先舉其弟皆謂同時孝廉則科目之有同年尚矣蓋漢世最重辟舉受其辟則為君臣受其察則為父子則同時共察者安得不謂之兄弟乎

隱語

俗間助語多與本辭相反雖言去亦曰來如歸去來之類是也雖言無亦曰在如曰沒在之類是也于口耳亦

曰看如說看聽看是也于醜惡亦曰好如好醜好惡是

也雖在遠外亦以為裏如曰遠裏在外裏是也雖甚愛

惜亦以為殺如曰惜殺愛殺是也亦曰惜死愛死其于

打字用之尤多如打疊打聽打話打請打量打聽無非

打者

王氏李氏

柳芳唐歷言王珪曾祖神念在魏為烏桓氏仕梁為將

祖梁太尉王僧辯遂為王氏至珪始為儒按此則文中

子謂其上世世皆有著述者妄也又唐歷高祖卷首言唐之祖為後魏金門鎮將鎮武州因為武州人至虎為西魏柱國賜姓太野氏隋文帝作相時始復本姓為隴西李氏則唐之本系蓋可知矣按姓氏書載虎之兄曰起頭弟曰乞頭起頭之子曰達摩其名皆與太野相稱唐六典宗正寺猶有定州刺史乞頭一房則其祖涼武昭王是亦珪之祖王僧辯也史臣于珪直書本姓于唐則先曰賜姓後曰復姓蓋微而顯云

姓名作對

吐蕃之臣曰乞藏遮遮可對統萬之主曰赫連勃勃

紹興間申屠寅字行父有聲于太學或以其姓名對少正卯聞者絶倒而行父意甚不樂申屠古司徒也其對少正尤切不獨寅與卯對也

郢坊

前輩詩言賜酒皆曰郢坊按唐六典言今内有郢州春酒因張去奢為剌史進其法今則取人為酒匠以供御

及燕賜

本語改失其意

文字中有用當時本語後人不知而以他辭文之其失本意尤多如唐書改好漢為奇士五代史改一把算子為一握籌已為可病然猶未失本意也因觀宋徽宗實録見執政議立新君曰且召二王來看葢北人之語句末多用看字本是助語而修史者遽書曰召二王來觀之如此則是執政議時初未識親王之面乃今始欲親

相其貌而立之也其去本意豈不遠哉

六先生年齒

世有六先生圖或問其位置先後平安主人書齒序以告之康節先生邵氏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濂溪先生周氏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少康節六歲涑水先生司馬氏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八少濂溪二歲横渠先生張氏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少涑水一歲明道先生程氏元豐八年卒年五十四少横渠十二歲伊川先生程氏

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五少明道十一歲周張二程雖尊幼之序素明不暇論年然史于孔門師生亦併記其年之多少云

字説

黄庭堅字魯直馬永卿嬾真録以為史克魯人也嘗引十六相以卻莒僕故曰魯直此説非也若是則黄大臨亦可字魯直矣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字魯直臨照四方曰明故字元明朱丞

相名字益用荆公字說于文合一為朱析而二之則為非故名勝非而字蔵一皆說朱字也

東坡長短句

蘇公乳燕飛華屋之詞興寄最深有離騷經之遺法益以興君臣遇合之難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瑤臺之夢主恩之難常也幽獨之情臣心之不變也恐西風之驚綠憂讒之深也冀君來而共泣忠愛之至也其首尾布置全類邶柏舟或者不察其意多疑末章専賦石

榴似與上章不屬而不知此篇意最融貫也余又謂枝上柳綿吹漸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此意亦深切余在會稽嘗作送春詩曰墮紅一片已堪疑吹到楊花事可知借問春歸誰與伴淚痕都付石榴枝葢兼用兩詞之意書生此念千載一轍也

呂子進長短句

元祐中書舍呂希純字子進作長短句上章言人之遘禍曰莫交閑慮到心頭有來憂不得無從不須憂下章

言人之求福曰萬般希望不如休無來求不得有後不須求可謂善處禍福之閒者矣

因諱改字

歌者多因諱避輒改古詞本文後來者不知其由因以疵議前作者多矣如蘇詞亂石崩空因諱崩字改為穿空秦詞杜鵑聲裏斜陽樹因諱樹字改為斜陽暮遂不成文滿庭霜以霜為慘遂改為芳照不眠以不為入聲遂改為無或改為孤而不知樂府中以入與平為一聲

也近年因為慈福太皇家諱近字凡近柏者皆改為傍柏他時必不能曉傍柏之義也

文苑英華

周丞相云禁中有舊本文苑英華一千卷淳熙中為近習校讎改易國諱盡壞舊本其甚害理者如押殷字韻詩改殷為商遂併一詩之韻字字改之令盡協商字葢禁中既委近習而近習又自募後生舉子輩為門客競以能改避為工殊可痛惋丞相因此遂自校一本藏之

于家恨未能刊行不然他時禁中本一出流布人間遂皆以近御府所藏為正則不可復救矣

項氏家說卷八

項氏家說卷九

宋 項安世 撰

說事篇二

晏子

予讀晏子春秋見其與叔向論士君子之出處大抵多擯處士以為當誅而自不恥于以一身而事百君夫以晏子之行既過乎儉而其于出處之際所主又如此則

其爲墨子之學明甚談者相承謂之墨晏豈苟然哉自公孫弘至馮道皆有篤行嘉言而不恥于事亂君行亂政葢世之士大夫傳襲此派千載不絶人謂楊墨之道至孟子而止者特未之攷爾

李斯

二世好鄭聲李斯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此祖伊之所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不相襲亦各一世之化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乎二世然之嗟乎李斯亦知放

棄詩書極意聲色之為可懼乎趙高今日教二世之言

正李斯前日教始皇之言也斯固曰三代之事何足法

也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

者族身教其父行刼而禁其子之殺人難矣李斯商鞅

皆自為其術之所困然則希世以求合者亦何利哉

蕭何

高祖擊陳豨聞韓信已誅使使立蕭何為相國置卒五

百人為相國衛召平弔之謂為帝所疑而何遂用平計

悉獻家財助軍高祖乃大喜始予讀何傳至此心亦信之及讀留侯傳則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皆良計也然後知留侯之智其去人遠矣夫陳豨反外韓信反內高祖不在長安而何獨誅信雖幸而濟人心必大恐列侯諸將往往有反側者當是時何固甚危漢亦岌岌久矣亟拜相國以重鎮之又為之兵衛使奸究讋焉此高祖留侯之廟算也何固黙識之矣得召平之說遂因而用之以泯其迹衆人固不識也

曹參

太史公曹參贊謂參所以能功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其意葢少參也予觀參自起沛豐以戰多受賞從中涓十遷至假左丞相皆以戰得之戰大小不可勝記其從韓信攻魏趙齊乃在為左丞相後要之高祖諸將善戰無適曹參者故常遣副韓信示漢未嘗無人又因以監之是信以參而安非參以信而重也然則參之武代豈可少耶

周昌

漢高祖欲立趙王而廢太子周昌期期以為不可太子之不廢昌實有力焉使庸主處此必以昌為太子之黨則當與趙王為仇矣而高祖求可屬趙王者惟昌為當其意且自御史大夫左遷之使任其事夫欲託以子而必使其仇又降其所居官此皆常情之所不敢用也而高帝行之昌卒亦不負其意何哉夫能犯人主之怒而扶天下之正義者此其人必不以死生變其節以官職

動其心此固昌之所以為可託也然則高帝知人之鑒真不可及哉

周勃衛青

周勃有安劉氏之功不能以自免徒以益封拜賜皆與薄昭于是得出獄户衛青有椒房之親不能以自固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遂保終身之寵夫文帝漢之賢君後世罕儷焉武帝號為雄才大略能駕馭臣下者而為二帝臣者功臣必賂外戚外戚必賂嬖御人而後得

以免誅而受賞則桓靈之將以無賂而不俟肅代之後軍中皆除債帥何足異哉大率英雄之主恃其資而不濟以學欲以一己之聰明而盡天下之情偽適足以增左右近密之勢而已惟明德内融而不恃察以為明者為能免于此夫

衛青霍去病

昔常怪司馬子長論衛霍意皆不甚與之以為與伍被之說太不相似及覩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

甚多身食萬戸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青從其教而上亦是之則青之自許與當時之許青者如此而已凡青去病之出上輙以精兵大衆與之且為之度地而移軍其他老將皆故減其兵左其道使不得立功以曲成青去病之賞葢人主之所欲富貴無不可者而李廣父子區區用其材力與造化者爭勝負之命可不哀哉

何去非曰天之所與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授

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强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夫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戰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惟其巧也而桀惡欺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之有事于匈奴也甚久世家宿將交于塞下而衛青起于賤隷去病奮于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于天

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于素習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敎去病以孫吳之書乃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為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無學也葢兵未嘗不出于法而法未嘗能盡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于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葢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

形一日之内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瞳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為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

何如也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顔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刼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

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其父書詳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于其論兵雖父奢而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為善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

書之無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戰之日也昔者以兵為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豫言之而惟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其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可復而應形于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孰

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讀徐幹中論

予讀徐幹中論至攷偽遺交二篇釋然而笑曰前篇蓋詆郭林宗之徒周行郡國訓旅後學後篇蓋詆徐孺子之徒游學四方千里會葬者也然以諸賢皆前世所重故但歷述其行而不敢正出其名且言是人之生也人抃手而贊之揚聲而和之及其死也又論其遺烈而恨

已不逮則其為林宗諸人明矣其終篇以為此皆聖人之所禁春秋之所誅奸亂盜賊之人也嗟夫士生末世為富貴所誘禍難所迫雖博聞自好之士其所議論悖謬至此況餘人乎幹雅為魏氏父子兄弟所敬想見當時人士講說大率類此故魏氏之興卒變節義而為通人則幹之所願亦已行矣予於是知東都黨錮之後漢祚未亡之時學者又有此一等訕名毀學虧節壞教之議論也其後何晏夏侯玄嵇康呂安之徒相繼誅死雖

才識器度優劣不同然大要皆建立名行表覈清濁正幹等議論之所不赦也略而言之互有長短諸人所為誠新國之所不便如幹等所言亦豈舊君之所便也哉

應劭

應劭風俗通義劭之辨訛正俗據經守理賢于徐幹遠矣至論漢之人物則意與幹同以韓稜陰助太守為當禁錮終身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為當伏大辟至謂范滂杜密徐穉郅惲皆為罪人大柢文士爭名自古而然辯

博文雅之人自以為當世師表而海內之士乃皆尊名節如水赴壑心所不平固應出此曾不思使已得志盡逮名士論以大辟則曹節王甫何其幸哉誅名士以助宦官為後世之龜鑑則有之矣未見其可為當世之師表也士君子之用心可不謹哉

諸葛亮

諸葛亮所師事者龐德翁司馬德操所友者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石廣元皆天下奇士也獨幸孔明遇合故

六人者之名猶在後世然抱負之奇則既寂寥簡短無所著見矣使孔明亦不遇則其磨滅又不止此世豈知有英霸之略伊吕之事哉由此言之才士德人充滿天地世之浮沈閭里與常人混者皆不可以淺近量也論語所謂封人荷蕢晨門荷蓧世皆不知其名微生接輿長沮桀溺虞仲夷逸朱張少連周之八士事迹皆不可攷悠悠古今可勝計哉然則謂人之性惡者誠妄論也

荀文若劉穆之

荀文若崎嶇一世使曹公化家為國以一語之稽欽樂而卒而董昭為魏佐命劉穆之自徒步崛起為劉裕謀臣兼居鎮撫之任葢良平蕭曹合而為一人可謂勲且勞矣以一議之遲卒以憂死而傅亮為宋元臣以此見亂臣賊子其設心措慮惟在㧞攫常以賊心待人惟恐一日為善攫者所先故謀雖工而攫遲者則以為負己謀雖謬而攫速者則以為恩己故謀者常死而攫者常貴然而謀之不工則攫而不可得是則謀之工者身之

禍而人之福也彼懐其智能而為亂臣賊子謀者亦何利哉

王威景威

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蒯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説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于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宋初慕容釗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沖降大將景威説繼沖請兵三千人于荆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其夜發伏攻

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扼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于成敗之數哉特其志足嘉爾

陶士行

陶士行平生報國忠順勤勞晚節脫屣八州本末明白固與王茂宏角巾之空言謝安石新城之耄策相去遠矣況其下者乎徒以躬行事實惡疾浮虛遂為俗子誣以不根之言史氏無識亦從而錄之今其說曰侃嘗夢入天門九重至第八重折翼而墜及督八州據上流潛

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夫謂之夢則非他人之所預也謂之志則非他人之所知也謂之潛則未嘗形于言也人何以知其為有謂之思則未嘗動于迹也人何以得其每思之數謂之自抑而止則未嘗揚也人何以知其為抑未嘗作也人何以知其為止予悲夫士行之有豐功實行忠節高情而遇庸史官負謗至今故為一辨之

唐太宗家法

太宗殺兄及弟自以為學周公也及殺其子十人則不學周公而學蕭鸞矣至納元吉之妻與廬江之妾及以廬江家口賜其臣亢賞則又全學高洋房杜諸人烏得無罪

唐太宗葬法

唐高祖之喪務從隆厚虞世南上疏恐累死者今雖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可欲者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仍刻石陵旁書藏宗廟為子

孫永久之法太宗初不報也及葬皇后于昭陵乃為文刻石稱用遺言因山薄葬不藏金玉庶幾奸盜息心存没無累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太宗曾不動心于其父而其為妻慮者乃如此其至非不孝而何

房杜

人皆以房杜比蕭曹雖太宗每以此許之然房杜開國之初未嘗有功與蕭曹冦鄧不同及後來在秦府謀殺隱巢乃是二人之策故太宗感之最深異時作相卻有

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扼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于成敗之數哉特其志足嘉爾

陶士行

陶士行平生報國忠順勤勞晚節脫屣八州本末明白固與王茂宏角巾之空言謝安石新城之耄箕相去遠矣況其下者乎徒以躬行事實惡疾浮虛遂為俗子誣以不根之言史氏無識亦從而錄之今其說曰侃嘗夢入天門九重至第八重折翼而墜及督八州據上流潛

孫永久之法太宗初不報也及葬皇后于昭陵乃為文刻石稱用遺言因山薄葬不蔵金玉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太宗曾不動心于其父而其為妻慮者乃如此其至非不孝而何

房杜

人皆以房杜比蕭曹雖太宗每以此許之然房杜開國之初未嘗有功與蕭曹冠鄧不同及後來在秦府謀殺隱巢乃是二人之策故太宗感之最深異時作相卻有

太宗殺兄及弟自以爲學周公也及殺其子十人則不學周公而學蕭鸞矣至納元吉之妻與廬江之妾及以廬江家口賜其臣亢賞則又全學高洋房杜諸人烏得無罪

唐太宗葬法

唐高祖之喪務從隆厚虞世南上疏恐累死者今雖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可欲者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仍刻石陵旁書藏宗廟爲子

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夫謂之夢則非他人之所預也謂之志則非他人之所知也謂之潛則未嘗形于言也人何以知其為有謂之思則未嘗動于迹也人何以得其每思之數謂之自抑而止則未嘗揚也人何以知其為抑未嘗作也人何以知其為止予悲夫士行之有豐功實行忠節高情而遇庸史官負謗至今故為一辨之

唐太宗家法

薦進人才修整法度之功若議論之間則多是無理

項氏家說卷九